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521-52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87

Hans汉斯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森科洛村为例

言震清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8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0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在城镇化加速、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空心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问题凸显，城乡老龄化倒挂现象加剧，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压力持续攀升。相较于普通农村地区，西部民族地区受地理区位、经济基础、民族文化、医疗资源等多重因素制约，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弱化，机构养老覆盖面有限，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经济供养不足、生活照料缺失、精神慰藉匮乏、医疗保障薄弱等多重困境。社区互助养老凭借本土化、低成本、高适配性等优势，成为破解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难题的重要路径。本文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森科洛村“社区守护人”养老模式为典型案例，结合实地访谈资料和官方调研数据，依托社会支持理论、社区治理理论、文化适配理论搭建完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该模式的诞生背景、运行机制、实施成效、内生矛盾与潜在风险，探讨该模式非预期后果与固有局限，剖析该模式的诞生背景、运行机制、实施成效与现存短板，总结民族地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实践经验，并提出可落地、可推广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全国偏远民族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社区互助养老，社区守护人模式

Research on the Mutual-Aid Elderly Care Model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Senkeluo Villag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Zhenqing Yan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e 18, 2026; accepted: October 2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文章引用: 言震清.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521-528.
DOI: 10.12677/ar.2026.1310787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and profound population aging,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have migrated to cities. This has given rise to prominent issues including rural hollowing and miniaturized family structures, exacerbated the inverted urban-rural aging pattern, and steadily intensified the elderly care burden on rural left-behind seniors. Compared with ordinary rural areas, wester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re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ethn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ufficient medical resources.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model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while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remain limited in coverage. Left-behind elderly residents generally face intertwined hardships: in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insufficient daily care, lack of spiritual comfort, and fragile medical security. Boasting localized operation, low costs and strong regional adaptability, community mutual-aid elderly care has emerged as a vital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elderly care predicaments in rural ethnic minority areas. Taking the "Community Guardian" elderly care model implemented in Senkeluo Village, Puge County,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pape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grounded in social support theory,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ory and cultural compatibility theory, based on field interview records and official survey data.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origin contex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implementation effects, endogenous contradiction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the model, explores i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inherent limitations. It summarizes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rural community mutual-aid elderly care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nd proposes actionable, replicable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in remote ethnic villages nationwide.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Rural Left-Behind Elderly, Community Mutual-Aid Elderly Care, Community Guardian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 23.81%，农村老龄化程度较城镇高出 7.99 个百分点 [1]，城乡老龄化倒挂特征十分显著。伴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数以亿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生活，传统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步瓦解，农村“一代户”家庭占比高达 48.55%[2]，空巢、独居留守老人数量持续增长，农村养老从“家庭内部事务”转变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公共民生问题。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地处西南偏远山区，地域广袤、村落分散、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受人口外流影响，当地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加之民族地区语言习

[1] https://www.mca.gov.cn/n1288/n1290/n1316/c1662004999980000031/content.html
[2] http://tuopin.ce.cn/news/202410/21/t20241021_39175147.shtml

俗特殊、专业养老人才短缺、公共服务资源集中于县城，偏远村寨养老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短板。相关数据显示，23.76%的老年人存在孤独感，其中农村地区较城市高 8.7 个百分点；26.4%的老年人呈现抑郁症状，其中 6.2%为中重度患者 [3]。在此背景下，照搬城市养老模式、外来专业化养老服务均难以在凉山等民族山区落地生根，探索本土化、轻资产、可持续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成为保障民族地区留守老人晚年生活、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2024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重点项目落地凉山州普格县森科洛村，打造“社区守护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聚焦村内 350 名建档立卡、低保等困难留守老人开展常态化养老服务 [4]，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一套适配彝族偏远村寨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民族地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互助养老研究根植于在地养老(Aging in Place)与社区照护理论体系，WHO《积极老龄化全球框架》明确社区非正式互助网络是老年福利核心支撑[1] [2]。“村庄互助模式”依托会员制志愿者网络降低独居老人社会隔离，但高度依赖居民付费与城市完善公共配套，难以适配经济薄弱、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3] [4]；有些互助会将邻里帮扶嵌入社区营造，依托成熟地方财政实现长效运营，但该模式建立在均等化公共服务基础上，无法直接复制至脱贫巩固民族村寨[5] [6]。总体来看，西方研究聚焦城市中产老年群体，缺乏针对多民族、深度贫困山区留守老人的本土化讨论，未充分考量民族习俗、村集体经济薄弱、青壮年大规模外流等特殊约束条件[7]。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农村养老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大方向。第一是家庭养老衰退与留守老人困境研究。农村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突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打破了农村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导致独居、失能老人的照料缺口越来越大。不过现有研究样本大多集中在中东部平原农村，对西南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针对性调研十分欠缺[8] [9]。第二是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研究。学界普遍将互助养老分为村民自发互助和政府主导养老两种模式，证实了低成本的熟人养老方式适配农村发展，也提出了多方协同的服务供给思路，但大多忽略了民族本土文化对养老服务的约束和赋能作用[10]-[12]。第三是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研究。现有研究多聚焦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保障，针对互助养老的实证研究较少。虽有学者提出彝族传统的“家支养老”模式，但未能结合现代社会机制搭建可推广的制度化养老体系，也缺少对养老项目落地风险、长期可持续性的批判性研究[13] [14]。

1.2.3. 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互助养老的现有研究，整体存在四大明显短板。一是研究样本地域不均衡，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中东部农村，针对西南彝族深山、脱贫村寨的养老模式研究非常少，尤其缺乏实地访谈和量化调研的一手数据。二是理论和实践脱节，多数研究只是简单堆砌理论，没有结合社会支持、社区治理、文化适配理论，系统拆解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和现实问题。三是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大多只肯定养老模式的优势和成效，缺少对法律风险、服务走样、内生动力不足等负面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四是对策通用性太强，没有考虑民族地区村落分散、语言不通、村集体资金薄弱的特殊情况，直接照搬城市和平原农村经验，落地适配性差。

[3] http://yn.people.com.cn/BIG5/n2/2025/1108/c378439-41405211.html
[4]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5562/content.html

针对以上研究空白，本文形成三点学术创新。一是以凉山森科洛村为专属研究案例，结合大量实地访谈数据、老年人口统计资料和运营台账，补齐西南民族山区互助养老微观案例短板。二是搭建三重理论分析框架，从社会支持、社区治理、文化适配三个层面，全面解读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势与内在矛盾。三是专门增加批判性反思内容，客观分析模式存在的权责纠纷、服务边界模糊、互助道义异化等风险，让研究结论更加全面、严谨、深入。

1.3. 调研数据

本文2026年5月~2026年6月在森科洛村开展全覆盖入户调研，累计访谈老人120人、社区守护人16名、村两委干部4人，形成标准化访谈记录140份；同步整理村庄老年人口结构统计表(表1)，直观呈现村内留守老人群体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structure of 350 disadvantaged left-behind elderly residents in Senkeluo Village
表1. 森科洛村350名困难留守老人群体结构统计

分类维度	细分类型	人数	占比	心养老需求
年龄分层	60~69岁低龄老人	182	52.0%	陪伴、基础健康监测、文体活动
	70~79岁中高龄老人	114	32.6%	助餐、代购、定期上门巡访
	80岁以上高龄失能老人	54	15.4%	助浴、陪同就医、24小时应急预警
自理能力	完全自理	206	58.9%	精神慰藉、社交活动
	半失能	107	30.6%	日常照料、慢病管理
	完全失能	37	10.5%	专业康复、长期照护
困难类型	低保/建档立卡	293	83.7%	生活物资帮扶、免费健康服务
	独居无子女照料	161	46.0%	一键呼叫、日常安全巡查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

本文所指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主要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乡村，年龄满60周岁及以上，子女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长期单独居住或仅与老年配偶共同生活，失去子女日常照料的农村老年群体。该群体兼具民族属性、农村属性、留守属性、困难属性，多集中于脱贫巩固村、深度偏远村寨，经济条件薄弱、健康风险高、社会活动范围狭窄。

2.2. 社区互助养老

社区互助养老是以行政村、自然村为基本单元，依托村两委、本土志愿者、邻里力量，整合村内闲置资源，面向辖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服务、精神陪伴、文体活动的养老模式。区别于机构养老与纯粹家庭养老，其核心是激活社区内生力量，依靠邻里守望实现低成本养老服务供给，契合农村熟人社会特征。

2.3. 社区守护人模式

“社区守护人”是适配西南彝族山区的本土化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由社会组织牵头、村两委配合，从本村选拔热心村民组建专职服务队伍，通过精准建档、结对服务、多元帮扶、科技赋能，为困难留守老人提供全方位养老服务，具备轻资产、本土化、精准化、可持续四大特征。

3. 三重嵌套式理论分析框架

3.1.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生存发展依赖正式支持(政府、政策、社会组织)与非正式支持(家庭、邻里、社区)双重体系。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家庭支持代际支持断裂，非正式邻里、家支互助成为核心补充[15]。本案例中，“社区守护人”队伍本质是强化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社会组织、民政专项补贴、乡镇卫生院联动构成正式支持体系，弥补家庭养老缺位。后文将使用该理论解释模式服务成效，同时分析资金单一、家庭支持弱化带来的支持网络失衡矛盾。

3.2. 社区治理理论

社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摒弃单一政府管理模式。“社区守护人”模式构建了村两委 + 本土志愿者 + 专业社工 + 社会组织的多元治理格局，将养老服务融入乡村日常治理，实现养老服务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11]。依托该理论可解释模式内生可持续优势，同时剖析村两委重视不足、多元主体权责划分模糊带来的推广阻滞问题。

3.3. 文化适配理论

民族地区养老服务必须尊重当地语言、民俗、生活习惯。凉山彝族拥有深厚的邻里互助、家支互助传统文化，“社区守护人”模式立足彝族本土文化，选用本村村民开展服务，消除语言、习俗隔阂，让养老服务更接地气，体现文化适配的核心要求[12]。该理论用于解释模式落地优势，同时反思过度依赖本土熟人可能产生的人情捆绑、服务公平性缺失等潜在风险。

4. 凉山森科洛村“社区守护人”互助养老模式现存问题

通过对项目运行细节、凉山州养老整体环境综合分析，“社区守护人”模式虽成效显著，但受民族地区经济、政策、人才等条件制约，仍存在部分短板，也是同类互助养老模式的共性问题。

4.1. 服务人员待遇偏低，队伍稳定性不足

“社区守护人”以公益服务为主，仅获得少量补贴，薪酬待遇整体偏低。凉山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村内公益岗位，部分守护人因经济压力选择外出打工，导致服务队伍人员流动频繁。同时，专业培训多集中在项目初期，后续常态化培训不足，服务人员专业能力提升缓慢，难以满足失能老人、重病老人的专业化照护需求。

4.2. 资金渠道单一，长效运转压力较大

当前项目资金主要依赖中央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 社会组织公益捐赠，尚未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薄弱，难以拿出资金反哺养老服务；市场化养老产业发展滞后，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一旦外部专项资金终止，服务规模、服务频次将被迫缩减，长期运营存在隐患。

4.3. 服务内容偏基础，专业化服务缺失

目前服务集中在助洁、助餐、基础健康监测、陪伴聊天等基础服务，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专业护理、康复理疗、临终关怀、专业心理干预等高端、专业化服务几乎空白。凉山本地专业养老护理员、心理咨询师稀缺，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队伍联动不足，“医养结合”深度不够，难以满足高龄、失能老人的多元化专业需求。

4.4. 区域推广不均衡，覆盖范围有限

该模式目前仅在森科洛村等少数试点村寨落地，凉山州广大偏远山村尚未普及。一方面，部分村两委对社区互助养老重视程度不足，主动推进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各村人口规模、困难老人数量、村民互助意愿存在差异，模式照搬易出现水土不服，因地制宜地推广方案缺失。

4.5. 智能设备使用率偏低，科技赋能效果受限

虽然项目配备跌倒预警仪、一键呼叫等智能设备，但村内高龄老人普遍文化水平低、不会操作智能设备，部分老人存在抵触心理，设备闲置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山区网络信号不稳定，智能设备预警、远程监测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科技赋能养老的价值未完全释放。

5. 民族地区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优化与推广路径

结合“社区守护人”模式的实践经验与现存问题，立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实际，从政策、资金、队伍、服务、科技、文化六大维度，提出针对性优化与推广建议，打造可复制、可持续、高质量的民族地区社区互助养老体系。

5.1. 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将互助养老纳入区域养老规划

地方政府应将“社区守护人”这类本土化互助养老模式，纳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优先在中西部民族地区、脱贫巩固村、偏远山区试点推广，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乡镇政府牵头统筹各村养老服务工作，将互助养老成效纳入乡村治理考核体系，压实村两委主体责任，自上而下推动模式落地。同时结合《凉山州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5]要求，完善村级互助养老点布局，补齐农村养老设施短板。

5.2. 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破解资金难题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 + 村级集体经济反哺 + 社会慈善捐赠 + 低偿服务补充”四位一体资金模式。第一，地方财政设立农村互助养老专项补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守护人队伍发放稳定薪酬与绩效奖励；第二，盘活村级集体资产，将集体经济部分收益定向用于村内养老服务；第三，持续联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开展公益捐赠，补充物资与运营资金；第四，针对有经济能力的老人，推行低偿增值服务，以少量收入反哺基础公益服务，增强模式自我造血能力[9]。

5.3. 完善人才培育与激励机制，稳定本土服务队伍

第一，设立村级养老公益岗位，由县级财政保障基础薪酬，提升“社区守护人”岗位吸引力，减少人员流动。第二，建立常态化分层培训机制，联合乡镇卫生院、专业社工机构，定期开展护理技能、急救知识、心理疏导、民族礼仪培训，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第三，建立荣誉激励机制，评选“优秀社区守护人”“敬老模范”，在村内公示表彰，从精神层面激发服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同时借鉴“本村人照顾本村老人”的本土化养老理念，优先吸纳村内留守中年妇女、低龄健康老人加入服务队伍，实现“以老助老、邻里互助”。

5.4. 丰富服务内容，推动基础服务向“医养结合”升级

在现有基础服务之上，拓展专业化服务板块。推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与社区互助养老队伍结对联动，医护人员定期进村开展康复护理、慢病管理、用药指导、免费体检等服务。针对失能、半失能老

[5]http://www.lsz.gov.cn/xxgk/zcwj/zzfbgsh/202410/t20241009_2738341.html

人，增设上门康复、临时托养服务；针对心理问题突出的老人，引入专业民族社工开展心理疏导。构建“基础生活照料 + 健康医疗 + 精神文化 + 专业护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互助养老从“有服务”向“服好务”转变[14]。

5.5. 深化“养老 + 科技”融合，提升智慧养老水平

一方面，安排社区守护人、村干部一对一指导高龄老人学习智能设备基础操作，讲解设备使用意义，消除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推进偏远村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山区网络信号，保障智能预警、远程监测设备正常运行。逐步扩大智能设备覆盖范围，为更多独居、高龄老人配备安全防护设备，用数字化手段补齐山区地理劣势，提升养老服务安全系数与响应效率。

5.6. 坚持文化适配原则，传承民族互助文化

民族地区养老服务必须坚守文化底色。推广过程中，坚持“本土人员为主、外来人员为辅”的原则，尊重各民族语言、传统节日、生活习俗。深度挖掘彝族家支互助、邻里守望的传统文化，将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互助养老相结合，让养老服务融入民族日常生活。针对不同民族、不同村寨差异化调整服务模式，杜绝“一刀切”，让互助养老真正扎根民族乡土。

5.7. 分区分类梯度推广，扩大模式覆盖范围

根据民族地区村落规模、地理条件、老人结构，实行分区分类推广。对于人口集中、困难老人数量多的大型村寨，完整复刻“社区守护人”全套模式；对于居住极度分散、人口较少的小型自然村，简化服务队伍规模，推行“结对一对一帮扶”的轻量化互助模式。组织试点村寨开展经验交流，整理标准化操作手册，降低其他村寨的学习与落地成本，逐步实现民族偏远山村互助养老服务全覆盖[10]。

6. 结论

在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双重冲击下，我国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经济、照料、精神、医疗四大养老困境，传统家庭养老持续弱化，机构养老、外来专业化养老受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难以大范围普及。四川凉山普格县森科洛村“社区守护人”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立足彝族本土文化与山区现实，依托村内邻里力量，打造了一套轻资产、本土化、精准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体系。依托社会支持、社区治理、文化适配三重理论框架分析可见，该模式通过精准建档分层供给、本土守护人队伍培育、四维常态化服务、科技 + 专业督导双重保障，有效搭建“正式 + 非正式”复合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多元协同乡村治理格局，依托民族文化消除服务隔阂，切实解决偏远民族村寨留守老人养老难题，激活乡村邻里互助文化，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实践证明，社区互助养老是适配西南民族地区、脱贫巩固村、偏远山区的最优养老路径之一。但批判性反思表明，模式同时存在服务队伍不稳定、资金渠道单一、专业化不足、科技利用率低等显性短板，还潜藏熟人圈层分配不公、服务权责法律风险、子女赡养责任转嫁、本土服务者隐性负担四类内生非预期后果，制约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政策顶层设计、多元筹资、人才激励、医养融合、标准化风险防控、文化公平化管理等路径系统优化。民族地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不能照搬城市模式，也不能单纯依靠外部输血，必须立足乡土、尊重文化、激活内生力量，走本土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邻里、家庭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才能构建起覆盖全面、服务优质、温暖人心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HO.

[2] 杜鹏, 马琦峰. 全球视野下的老龄研究: 国际进展与经验借鉴[J]. 人口研究, 2026, 50(2): 84-97.
[3] 张彩华, 熊春文. 美国农村社区互助养老“村庄”模式的发展及启示[J]. 探索, 2015(6): 132-137, 149.
[4] 李明, 曹海军. 老龄化背景下国外时间银行的发展及其对我国互助养老的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1): 12-19.
[5] 陈竞. 邻里互助网络与当代日本社会的养老关怀[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8(3): 106-109.
[6] 曹有顺, 胡澎. 日本新型互助养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日本问题研究, 2023, 37(1): 71-80.
[7] 凌莉. 发达国家互助养老模式实践及经验借鉴[J]. 上海农村经济, 2019(8): 38-40.
[8] 董正锴, 王福帅. 生命历程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5, 46(1): 167-174.
[9] 孟沙沙.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职能优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 2025.
[10] 刘妮娜. 互助与合作: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研究[J]. 人口研究, 2017, 41(4): 72-81.
[11] 朱震宇.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养老服务供给: 研究综述与展望[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6): 60-67.
[12] 吴照辉, 吴学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养老服务文化适配研究——基于贵州村规民约与民族节日的实践考察[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6(1): 27-33.
[13] 庞香萍. 优化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探讨[J]. 农业经济, 2016(2): 79-81.
[14] 丁木乃. 民族社会工作视域下凉山彝族社区“家支养老”服务模式探索[J]. 社会保障研究, 2023(6): 33-38.
[15] 陈成文, 潘泽泉. 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6): 25-31.